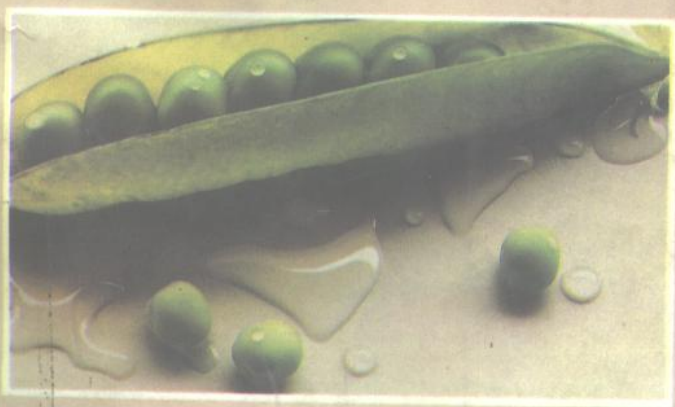


海派小品集丛
许道明 冯金牛 选编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苏青集：
饮食男女之类



苏 青集：
饮食男女之类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沪)新登字 118 号

责任编辑 郭 玲

装帧设计 周建国

苏青集：饮食男女之类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新华路 200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字数 136 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0,000

ISBN—7—5432—0090—2/I·7

定价：5.00 元

前 言

当下海派文化、海派文学之类，不只被人说得眉飞色舞，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呼唤，文人雅士们不甘寂寞，“扑通扑通”地一个一个“下海”，大有北上西进、全面辐射的怀抱。时代新分子一激发，文学也会随之大转换，势所必然也。

其实，在传统的眼光下，海派再张狂、再妩媚，也难以摆脱“庶出”的命运。自它正儿八经来到这个世界，已近百年却从未享受过如今的荣光。它本出诸清末民初的梨园，与“京派”相对应而存在。两派最初虽有纷争，彼此却并没有特别的过不去。京派大师梅兰芳 1913 年第一回到上海，硕大无朋的海报给他的印象并不坏。在他大名之前冠以“敦聘初次到申独一无二、天下第一青衣”的字样，这在北京更是不曾有过的。不知是受用抑或惶恐，梅博士倒用了心考察了沪上剧目、舞台、灯光的种种，满脸是“很有些愉快和兴奋”的神色，甚至回到北京后，还说“受了海派的熏陶，得了许多实际的好处”。这实在是很令人留恋的气氛。

大概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情形才有了改变。不少在北方住久并住惯了的文人随政治中心的移至宁沪一带，最终失却了旧京都的依恃，纷纷来到南方。本来，南下便南下嘛，麻烦的是他们偏对南人的“学风”、“文风”很不以为然，下车伊始，便生出了不少讽刺挖苦的冲动。鲁迅骨子里

DQ-3 / 13

与“京派”的因缘并不浅，他初来乍到上海，对十里洋场文化人的作派也是很有些看法的。讲演《上海文艺之一瞥》便是著例。在老人家是松松爽爽的“一瞥”，落在海派文人身上的却是“才子加流氓”的沉重一击。大约两年后，“京派”重镇沈从文一味的天真，假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将海派文人的丑态大大地编排了一番。说沈从文攀附伟人、谬托知己是很可冤枉的，不过，他曾读过《上海文艺之一瞥》大可不必怀疑，他再三再四地申言，鲁迅等人虽身居海上，却不属海派，也是白纸黑字。小辈们的你来我往，免不了生出许多闲气，鲁迅似乎看下去，出来讲话了——《“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京派”和“海派”》等三篇杂文已删削了《上海文艺之一瞥》的尖锐，代之以透彻而平实，对京海两派分别从现象到本质作了个性的定位。之后，两个派别依然存在，但似乎少有人再有兴味议论了，而它们在革命和反动较量冲突的巨大身影下也显得影影绰绰。八十年代以降，京味作品与海味作品时有问世，不过已与往昔的“京海”之别并不是一回事了。

鲁迅是说清了这层秘密的。他说：“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

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以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京派”与“海派”》)目下坊间为海派文学正名的人,无论是硕学还是新秀,大都忘不了这只现成的援手;“近商”、“帮商”,商品经济对海派文学的制约和影响,大抵成为他们立论的发脚点和归宿。

海派散文小品作为海派文学殿堂的一角,亦当如是观。因着传统的养育和由现实刺激而萌蘖的人生需求,散文小品在现代中国文学中是最有光彩的部门。朱自清曾认为它是一个“优先繁荣”的部门,最初的发展“绚烂极了”。海派自然也占有一席,不过较之“京派”,逊色得多。海派真正摆出大架势,推出大台面的季候还在三十年代中,当在京海闹过别扭之后。大抵对高压政治的共同反感和普遍畏惧,使它们彼此偃旗息鼓,鸣金收兵,并且在几个头面人物的动作下合好交欢。《论语》、《人间世》、《文饭小品》、《宇宙风》之类刊物的作者阵营便是明证。鲁迅终于也有些“糊涂”了,他在《“京派”和“海派”》中说:“今儿和前儿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他所谓的“一路”,最突出地表现在散文小品领域。他的“糊涂”,大概包孕着巨量的轻蔑,因为他对高压政治一如既往地持有直面和抗争的态度。所以,全盛期的海派散文小品实际上是海上文人逃避政治压迫并且还得到京派文人同情和支持的产物。它们不是战斗的阜利通,不是匕首和投枪,大体确为远离现实风涛中心的小摆设。这类审美倾斜当然不伟大,但并不一概是麻木和沉醉,寄沉痛于悠闲的况味也不缺少。其中相当数量的篇什叙写着普遍性的人生感受,不仅是那一时期人们心灵写真的代表,后世的人们也或多或少可以从中得到些启悟。不是英雄,未必都应

鄙薄，普通人的情怀多有可议之处，却自有其特别的体贴和亲切。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对它们的看法固然不乏崇高感，但终有过苛之嫌。执著于唯一的文学尺度，赢得了可能有的锐利和深刻，却牺牲了应该有的富丽和绚烂。

都市生活的快速节奏，实际上是与它背后的某种悠闲无聊相对应存在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固然是上海的特色，囿于写字间里的无聊散淡和亭子间里的狭促清贫，也是不该有的疏忽。海派散文小品对都市风景线的表现有学着法国拉博的模样“坐在头等车上”的，也有躺在兆丰公园的草坪上望着天空出神的；有胡闹的笔调，也有闲适的情致。随着京派小品作家的精神加盟，周作人式谈天说地的悠闲，废名式顾影自怜的风姿，梁遇春式旁征博引的快乐，也点化着海派的散文小品。上海社区文化的开放性，加强了散文小品吸附各类风格的能力，兼容并包，注重实利。它们对异域舶来品的趋慕自然不用赘言，终究出诸中国人的手笔，那种按时下新名词“集体无意识”的东西也并不少。绅士与名士、市井气与书卷气相杂相陈。一如海派人物，其日常生活享受，可说是最现代化的，可是，长衫马褂，坐了流线型汽车，到红庙或城隍庙叩头烧香拜神求签，也不足为奇。这几乎已是常识。懂得了这层，便懂得了海派散文小品的大半。

上海人在中国是最会花样翻新的一群，说得漂亮些，上海人有独到的创造精神，喜好时髦，敢领风气之先。海派散文小品在表现技巧上对常轨大都取漫然的态度，对流行色和轰动效应却乐此不疲。刻意捕捉那些新奇的感觉、印象，竭力地把现代人的呼吸，现代生活的全景和节奏，缩入短小的篇章中去，大抵是它们共通的特色。以往相当发达的絮语

体,依然保持着它的幅员,那种本出诸和静的抒情似乎更谐和着个人性格的基调,本土的神韵和外来的幽默相渗透,雅驯和俗谚相溶合,显现出活跃的体貌。当然更多的还是来自都市生活的刺激,敏感和细腻地表现瞬间的感触,发挥哲理大义,点透现代社会的世态炎凉和各色人等的众生相,并且大都最没有架子,往往信手拈来而尽得风流。倘若以往的上乘小品多在比才情,那么海派小品则在比感觉;倘若以往的上乘小品多在追求醇朗和圆熟,那么海派小品则趋赴尖新和效应。它们机敏灵活,变化多端,有某种“魔术”味,它们以没有执着的个性而形成自己特殊的个性。一阵风一阵雨,一如街头的女孩子,今儿流行红裙子,明儿黑头发又飘起来,只要是最新的最摩登的,她们大都难以按捺住激动,日新月异为她们心向往之,而海派散文小品在表现技术上也是以日新月异为理想的。

对人的存在与价值的发现,曾使“五四”的散文小品留心于人生世俗的体察和描写。以身边琐事为对象,观照人生真义,领略人生情味,追求生活风趣,几成一时之好。二十年代末,社会矛盾和作家思想的转向改变了散文小品的题材走向,连写过《背影》、《荷塘月色》的朱自清都发出了“这个时代,‘身边琐事’说来到底无谓”(《欧游杂记·序》)的感叹。海派散文小品却继续发展了“身边琐事”的传统,甚至因为有些话不便说不敢说,硬是在题材取向上由社会退向个人,并且还褪去往昔这类题材的理想,加重加浓了对于人生风味的吟诵,加重加浓了散文小品的消遣性品格。它们多无堂皇的用心,供人休憩解颐、避风息凉占去了大半的功能,犹如一丝微笑,一声叹息,一勺冰淇淋,一把五香豆。几乎没

有什么惊人的思想，更谈不上艺术的坚致，然而它们点点滴滴的魅力恰好适应着置身于商品经济漩涡中的市民心态。日日紧张的生存条件和善于精打细算，养成了沪上民众普遍关注努力和积累，对实惠的追求和对自身精力的宝爱往往使他们不太计较品位格调，唯痛快、新奇、有趣是上。这类十字街头的审美趣味大不同于象牙塔的审美趣味，失去了严肃却获得了通俗。正是这种通俗化，连同现代化，使海派散文小品在满足读者消费的同时，也刺激了作家的生产。

总之，同政治保持距离和对商品经济的适应是海派散文小品发达的原因，它与传统中国文学大异其趣，从而也蒙诟病。当然，同任何事物一样，海派散文小品也确有它的负面，畸形的都市生活以及由它制约的整个社区文化给海派散文小品也带去了相当不健康的东西。历史上有“良性海派”和“恶性海派”之说，海派文艺中的市侩气、西崽相在散文小品领域中也并不少见。不过，因此而将它一笔抹杀，也是一种病态。特别在今天，繁荣社会主义现代化文艺，发展社会主义海派文艺，历史上的海派散文小品，是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的。

苏青，即冯和仪（1917--1982），她是寂寞的，大概已属被人遗忘的作家，尽管她在四十年代的沪上与张爱玲齐名。张爱玲是被中国大陆之外的好事者炒热而“内销”的，苏青则借着她的这位朋友才被人们偶尔谈起。她是在家乡浙江宁波度过少年时代的，传统中国的礼法和老中国人的心影，大抵是她最初的教育。而现代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给她又带去了一片新的世界。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一度在伪上海市政府任职员及陈公博的秘书，这是很为世人诟病的经历。对

于文学的梦幻凝集了她的青春激情,并将她引入了一个新的天地。中篇小说《结婚十年》和《续结婚十年》使她赢得了小说家的称号,1943年创办《天地》杂志,扩大了她的人际圈子,同时也扩大了她的文学野心。在有小说问世之前,她已开始散文小品的写作,1944年4月上海四海出版社为她刊行了第一部散文集《浣锦集》,次年春夏又有《涛》(天地出版社)、《饮食男女》(天地出版社)和《逝水集》(自印)行世。

《浣锦集》“后记”中有作者的一段自白:“我相信一个人的欲望,若在最基本的饮食男女方面尚不能得到满足,则其精神之亟需向外发展是必然的。向外之道有多端,音乐美术文学等等都是所谓艺术之途,其他当然还有战争,还有别的。我的技能很少,会的只是动动笔头,因此在感情郁结得不能不发泄时,就只好开始写些文章。”对于文学功能的这类自觉和张扬,提供了我们理解苏青的锁匙。现代中国多有为稻粱生计的作家,直至今日遗风犹存。或许因为是执着于生命的余裕,使苏青的小品文字有着“嚶嚶其鸣,求其友声”的况味。她是一个职业妇女,但终究是一个地道的女人,切身的人事为她所关注,相对狭窄的生活幅员,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层倾向。感触特多而无像样的时代刺动,几乎是她的小品的一般特色。

“我常写这类男男女女的事情,因为我所熟悉的也只有这一部分”(《自己的文章》)——苏青为这而获得了男男女女的读者,然而也为这而蒙领着“大胆女作家”这顶不三不四的桂冠。一部《结婚十年》所引发的风波,在今天的读者是无法想象的。写女人的恋爱、结婚、养孩子,一条正常的创作道路,既没有变态行为,严格地说也看不到近乎猥亵的描

写，却招来了四方八面的詈骂。这与当时的风气有关，与传统似乎更有关联。直白地说，因为苏青是女作家，据说女作家有着她们特定的规范，似乎女人当作家本是不该有的事。像《结婚十年》中有性的描写一样，苏青的小品篇什时有关于性的讨论。惊世骇俗是谈不上的，多的倒是中西合璧的议论。她是直率的、朴实的、大方的、快乐而且热情的，她宝爱着自己的个性，关心着女人之为女人最基本的课题。诚然，她显示过对现代思想的赶赴，但总摆脱不掉传统的牵制，时有迂阔或偏锋，她没有张爱玲透彻，但较张爱玲亲切。倘若男女之类在她的小说中，是为了争取读者，那么，它们在她的散文小品中，倒是为了争取知音的。忠实坦白则是它们共同的优长。

苏青的文字富于情感，她的小品在疏朗的外衣下面潜动着凄清，它们不刻意于画意与诗情。白描是作家的当行，细腻而周全，对议论有某种追求雄辩的兴趣，然而生命的疲乏始终没有离开过她。令人可喜的是，她的经验世界的窄小，她的寂寞和孤独，始终没有最后吞没她对于生活的希望。这是她的顽强的地方，也是可能深深袭击读者心怀的地方。

本集选文除明显的文字误植予以改正外，一律按初版原貌排印。集名系选编者所拟。

许道明

1993年7月

目次

谈婚姻及其他	1
谈性	7
谈男人	10
谈女人	16
第十一等人	21
恋爱经	26
生男与育女	29
真情善意和美容	32
妇入之道	37
做媳妇的经验	39
谏夫	45
教子	47
好父亲	51
未亡人	53
小姐辩	55
论夫妻吵架	57
论离婚	64
论女子交友	71
女人与老	76
论红颜薄命	77

我们在忙些什么	82
恋爱结婚养孩子职业化	87
女性的将来	92
吃与睡	95
夏天的吃	101
厨下	104
谈宁波人的吃	107
买大饼油条有感	111
消夏录	114
谈看报	118
文化之末日	120
骨子里	124
赌徒与荡妇	126
女作家与美貌	128
交际花	131
写字间里的女性	133
看护小姐	139
家庭教师面面观	144
做编辑的滋味	149
我的女友们	157
女生宿舍	160
王妈走了以后	166
自己的房间	172
我的手	176

谈婚姻及其他

（杂志社请张爱玲与我对谈妇女职业与婚姻等问题，其实我们已几次谈过了，那天因为有记者在座，在我反而有些拘束。在归来的途上，我细细回味刚才说过的话，觉得意犹未尽，故有重加论述之必要。）

婚姻应该合理化。一切人为都是补自然之不足的，婚姻也是人为的关系，故必须合乎自然的要求才行。

性是人类自然要求之一种，也称本能。年青的男人与年青的女人发生了性关系，觉得很快乐，便想永远继续下去，这是促成婚姻关系的第一个原因。其次则是自然的结果产生了子女，母亲爱子女也是本能，因哺乳抱持照料而不免影响其他工作，故需要成立所谓婚姻关系而得能合法地过其分工合作的生活，这是第二个原因。我想婚姻的用处大概如此。

然而不幸发生流弊。男人因为经济权握在手里，便妄自尊大起来，以为你们都靠我生活，一切都非由我作主不可。女人因为舍不得孩子，只好处处退让，久而久之也屈服惯了。

这天下终于成为男人的天下。

天然的不平等，真是无可奈何的，男人因为生理关系，故而分得这项便宜的工作，他们在得意之余，还想进一步求舒服，让机器来代替劳动，这样便发生贫富悬殊过甚问题。穷人养不活自己，别说老婆孩子了，从此他便失却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女人不能让自己及孩子活活地饿死，只好负起两重责任，兼到社会上来找事。资本家贪便宜雇用了她们。有进步思想的人们又觉得女人委实也该与男人受同等待遇，仅仅限于家庭工作未免太委屈了她们。接着欧战又起，男人们忙于打仗，把许多生产工作都让给女子干了，成绩似乎并不太坏，于是女人们自己也骄傲起来，平等独立等呼声不绝。她们觉得自己同男子是一样的人，应该做一样的事。

这可首先为难了养孩子问题。

其实人要是能够像禽兽多好，生产养育很容易，雌的雄的相当平等，过一样的生活。不过雌的在怀孕哺乳时期毕竟还多辛苦一些，鸟类则孵卵，雄的倒底占便宜。只有昆虫因为生殖工作太便当了，可以说是雌雄绝对平等——人类就不能如此。

养育孩子是够辛苦的，费时又太久，没有人帮忙，委实吃不消。在从前男人虽然专制些，但毕竟肯对家庭负责任，女人虽然受委屈，也还罢了。而且压抑久了也会产生一种被保护的快乐，此身有主是幸福的，刚者应该刚，柔者应该柔。在性关系中就可发觉这种现象，若男女一样的勇猛，那是很乏味的。连禽兽也都雄追逐雌，雌的被迫逐到手时似乎都在挣扎与乞怜。天下无时无处没有刚柔相济例子，譬如说男女在一起便是男刚女柔，母亲同孩子在一起便是母刚儿柔，即男与男，女与女，孩子与孩子在一起时，彼此之间总也有些刚柔之分的，此即所谓阴阳调和之道。所以我说自己顶怕干的职业是女王，便是以阴性而居至刚至上地位，从此将永远得不到这种天然的，也是

传统的、被保护也可以说被压抑的快乐了。

女人不是与男人一样的人，是女人。男女先有一种天然的不平等，生产即是。我们要做到真正的男女平等地步，必须减轻女人工作，以补偿其生产所受之痛苦。假如她更担任养育儿童工作，则其他一切工作尤应减轻或全免，这才能以人为补自然之不足，也就是婚姻的本意。婚姻是予人保障的，也规定双方义务；与其说是有益于男方，不如说是更有利于女人及孩子。

所以女人说要与男人做一样的事，那是很吃亏的，除非她先自免掉养孩子的责任。妇女运动是妇女要求合法的，也是合理的减轻工作，不是要求增加工作，或与男人一样的工作。但要专躲在家里也没有保障，经济制度不健全，法律不完备，人们有的是太多的自由新思想。昨天我看《现代夫妻》影片，见有一对夫妻在唇枪舌剑的辩论着，各不相让，也不分胜负，而且听起来似乎还是女的占上风；不料最后那丈夫便使出杀手锏来了，他狠狠地说：“你要是不合意，就给我滚！”女的答不出只好痛哭，因为这个家是他的，是他出钱维持的家，你总不能叫他滚。

女人失去保障，便没有天长地久感觉，趁早得打定主意，于是说要经济独立。但赚钱不免要苦了孩子，故许多国家就提倡托儿所。中国罕有这种事业，于是职业妇女的基础只好建筑在女佣身上，没有可靠的女佣给她依赖，她便决计干不成职业，否则会把家庭弄得乱糟糟的。

我并不反对女子职业，因为那是必然的趋势，经济困难了，思想解放了，谁还能把她们关在家里呢？可惜在目前过渡时代，职业妇女都负着双重责任，忍受着双重痛苦。有许多优秀的分子且失嫁，因为她们自然的也是传统的观念中仍有一种被保护希求，因此较她穷的或地位低的男人都不肯嫁，而有

地位有金钱的男人又不喜爱职业妇女，他们宁愿找个专心的，以此为职业的，不论她是卖淫抑或卖身给人家做太太的。——自然，职业妇女也可以兼卖淫或兼做人家太太，不过第一时间有问题，两种工作冲突时，不免分身乏术；二则精力究竟有限，两头做来总不免有顾此失彼之虞了。

所以我说有职业出嫁或职业卖淫的妇女存在，普通职业妇女在婚姻或爱情方面总必然是吃亏的。男子的事业成功与恋爱婚姻的成功成正比例，女子却成反比例。因此一般女子只好以职业为填空档生活：没有丈夫时且先从事职业，嫁了丈夫后便不干了，等丈夫不幸遗弃她时再重弹旧调。——用此等精神来从事职业，有几项职业配她们去做？

照目前情形而论，女子方面婚姻与职业往往是冲突的。究竟应该就职业而弃婚姻呢？抑或为婚姻而牺牲职业呢？还是设法使两者并行而不悖呢？

我以为理想的世界，顶好是人人都能不劳而获，直到他或她的所需满足为止。人的所需各有不同，要吃一碗饭的给他一碗，要吃二碗的给他二碗，便是真平等，初不必定要只能吃一碗者非照样给他二碗不可。所惜者世上物资太少，不能使得人人满足，于是或由能力竞争，或用武力抢夺。迨既得之后，贪心益大，所需之外之物，亦必不肯分给不足之人，于是乎天下乱矣。比较公平的办法，还是各尽其力，各取所需，这样在理论上说得过去些。但也有力甚微而所需甚多者，假如依了他，似乎使别人不服。但这也只可以稍加限制。若索性采用自由竞争，任其优胜劣败的主张，我总觉得残忍。否则患肺病的体力弱者又何必给他饮牛奶来？故职业假如必须有的话，宜就各人之所喜，尽各人之所能，而且工作愈轻愈好，报酬愈高愈妙。

女人假如需要工作，则她先有选择以养男育女为职业之权。假如还不够，则以不妨害她的养男育女为原则，工作轻便，